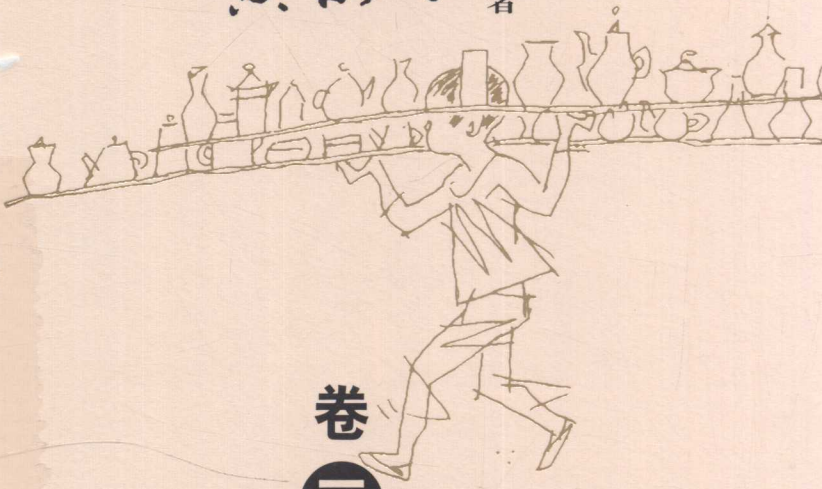
无愁河的浪荡汉子

八年

黄永玉 著



卷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无愁河的浪荡汉子

八年

黄永玉 著

卷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“你讲不讲笑话？”序子问，“比如说，你跟你朋友，你隔壁那些人，你妈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仲献问。

“没什么意思。我是想，没事的时候，讲一点集美这类的事情。”序子说。

“哪类事情？”

“不就是那类事情！你总不能一天到晚讲的都是家事，也讲点笑话。”序子说。

“讲事情就讲事情，讲完事情就讲完事情，夹个笑话，人不说你神经病？”仲献说。

“我讲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作笑话？”序子问。

“你讲。”仲献说。

“那年，安溪县长卓高轩跟高中还是‘水产航海’打篮球，裤子让学生拉下来露出光屁股，全场看热闹的笑得半死之类之类……”序子说。



『我讲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作笑话？』序子问。

『你讲。』仲献说。

『那年，安溪县长卓高轩跟高中还是「水产航海」打篮球，裤子让学生拉下来露出光屁股，全场看热闹的笑得半死之类之类……』序子说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真难为情！一县之长。”仲献说，“当时还有好多女同学。我在场的。哇多紧派色！[1]”

“你讲给你妈听过吗？”序子问。

“我怎么敢讲？”

“隔壁邻居那些人呢？”

“他们会报送我妈的。”仲献说。

“你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不食人间烟火？你本身就是个笑话。”序子接着说，“听好，再给你来一个。”

“有一个麻子喜欢赌钱，把家产赌得精光，两口子过着穷日子，三餐都接不上。有一天这麻子兴冲冲跑回来告诉他老婆：‘快！快！快！把你头上的银簪子交给我。街上来了个翻麻子皮的医生，不消一盏茶工夫，能把我麻脸皮从里到外翻转过来，变成光鲜的脸皮，你看好不好？’老婆说：‘要真这样，那还不好？’便把唯一的银簪子取下来交给他。麻子上赌场把银簪子输掉之后，回家对老婆说：‘别提了！别提了！没想到翻过来的麻子是凸出来的，比原来凹进去的更难看，只好又翻回来，费了两道手脚，白花了那根银簪子……’

“怎么样？这个笑话。”

仲献说：“这能叫笑话吗？一点也不好笑。我可怜那个嫁错人的老婆，好无辜，好贤惠！可恨的当然是那个赌徒。这跟麻不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麻子是没有种牛痘的不幸生理问题；赌徒是道德问题。做什么平白无故拿麻子当笑话？我家这排房过去第六座屋庆喜爷爷就是个麻子，你上他门口讲这个笑话去……怎么，

[1] 我都很不好意思！

怎么你讲的每一个笑话都要伤一个人？伤人的事能好笑吗？”

……

这样，就弄得两个人没有什么话好讲了。

“你讲吧，我要是不来，你在家里做什么？”序子找点话说。

“我？也没有什么事做，很简单，帮妈劈柴，市场挑点东西回来，打扫呀！妈也不让我做，我怎么能不做呢？妈一天比一天老了。没有事我就把借回来的几本下学期要读的书，试着做一些习题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人在家里很无聊？不会的，你不来，我也一样。”

序子心里有点不好意思。在学校他是个公认的好学生，也是个很靠得住的朋友。也奇怪，蔡元明和仲献跟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有时候连说话也对不上腔，三个人怎么会相互欣赏？

“你有我没有的。”仲献想。

“我什么都没有啊！”序子也想。

“集美，你喜欢哪位先生？”序子问。

“我从来没想过喜不喜欢先生。”仲献说，“我认真听他们的课。”

“哈！我完全相反。听不听课不在乎，我只是欣赏和喜欢。”序子说。

“你都喜欢？”

“都喜欢。当然，也有两三个仅只是同情，也不讨厌。先生嘛，谈不上讨厌。”

“比方说，你英文这么差，许玛琳先生只给你四分、五分，

你喜欢他？”仲献说。

“分数多少算个屁，喜欢是另回事。他有本事让我一辈子供在心里最重要的地方。他是我的知己。自从离开集美，每想他一次就默默敬一次礼。”

“怪！”

“不怪的。我晓得他也在想我。我是他一辈子最糟糕的学生、得意的学生，除了英文。”

“他又没有教过你别的。”

“所以，所以，你们这类‘好学生’从来没有出过一位后悔的。”

“我根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”仲献说。

“我是说，你们好学生都不懂得后悔。夫子曰：‘吾当悔之以学。’也就是说，总是满意自己的成绩，不懂得成绩里头还有些应该后悔的东西。——慢点，刚才那句夫子之言很可能是我自己编的。《论语》里头绝对找不到。我脑子里时常会涌出几句跟孔夫子水平差不多的格言。”

“杨先生很不喜欢你。”

“是的，他不习惯我英文这么差；加上我不停地画他的像。说实在，柯金田淹死怎么怪得了他呢？一个人在后埭照拂百多个学生。我认为他在集美很受了委屈。”

“那么周景颐教官呢？”

“我不清楚那些高年级同学不喜欢他的理由。他又不是厨房管伙食的，学生砸碗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伙食天天一样，不好不坏，也怪不了伙食。忽然间天下大乱，他有什么责任呢？运气

不好，不小心把一堆炮仗点燃了而已。他就走了。——那天你大概没有砸碗吧？”

“我怎么会？——我吓坏了！”

“吓不住我，我喜欢热闹。——他是我湖南人。天涯海角，不知其流落何方？”

“他在泉州，当国民兵团团长。”

“嗬！团长。”

“算不得真团长。全中国每县都有一个这种团长。只是负责把各乡镇抓来的壮丁关在一起，不准乱说乱动，发一身军衣穿上，时候一到，按规矩押送到上边去。县有国民兵团，上有师管区、军管区。到时候分发到各部队去训练打仗，变成中央军。”

“这里哭哭啼啼、眼泪鼻涕兵怎么打仗？我们湘西兵从来都是自己报名当兵的，非常勇敢。”

“那我就不知道了。——高中那帮人传说你叔叔和婶婶待你不好。你讨厌他们吗？”

“怎么才叫好？你想，我如果是他们，有这么一个侄儿，不认真读书，初中三年，留五次级，常常打架惹麻烦，自己是学校领导人，能受得了吗？多大的精神负担？我们彼此只是不了解而已。我想的是比课本更大的世界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世界，把我惊傻了。那就是图书馆。对，图书馆，我好勤奋醉心。我心里明白叔叔未必不懂得我，他碍于学校的老规范不能不表示对我陌生。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整三年。真亏得他们两人容得下我。叔叔是个很有头脑的人，他能做有成就的学者而不是卷在教育俗

务里头，可惜，好精神的头脑。……照道理，我欠他们的人情……很难补得回来。”

“你讲的都是怪话？”

“不信？那就只好等于零了。”

“你想过长大以后做什么吗？”

“顾不上！眼下不摸底。刻好木刻，先做个读书人再说。——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！我想我以后可以在学校做先生。”

“做先生是可以的，可千万别做‘公民’先生和训育主任。——咦？你是个好学生，怎么学校没拉你进三青团？”

“我妈托人讲过情，我是独子。”

“咦？这怪，又不是抓壮丁。有这么严重？”

“我妈告诉我，这种‘入伙’和黑社会一样，以后脱不得身。我爹对她讲过，这类事情叫她‘摔立’[1]。我二舅认识村牧校长，转达了我妈的意思。‘哈哈，入三青团是自觉自愿的，不要怕嘛！’就准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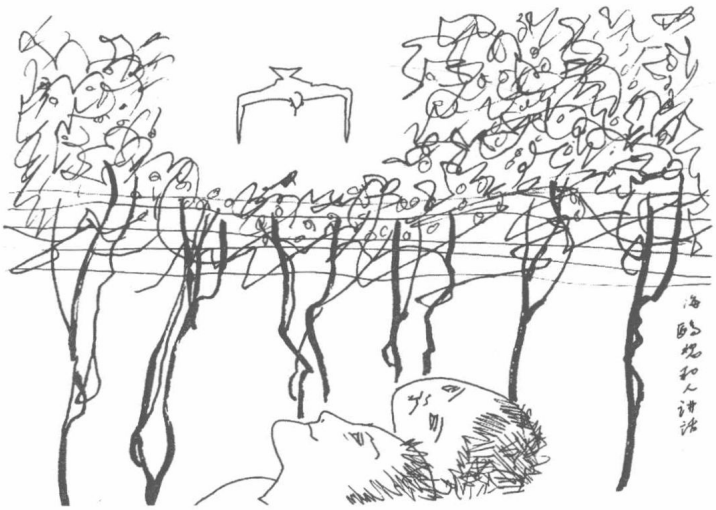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妈看样子不是个凡人。”序子说。

仲献笑起来，“好多话都是我爸以前讲的。我妈最信他的话。”

……

序子透过“何满子”树丛看那一片茫茫沙滩，更远的那一线白浪，晓得潮来了，是潮又把风赶过来，一种有益人类万物的盐风。天上一道道起码五十里长的白云在慢慢移动。海鸥想和人讲话又

[1] 小心。



序子透过『何满子』树丛看那一片茫茫沙滩，更远的那一线白浪，晓得潮来了，是潮又把风赶过来，一种有益人类万物的盐风。天上一道道起码五十里长的白云在慢慢移动。海鸥想和人讲话又没有胆子，扇着翅膀停在空中打探又让风刮远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没有胆子，扇着翅膀停在空中打探又让风刮远了。

“我明天走了！”

“喔！你像海鸥，好自由！”

“我哪里像海鸥？我俗务缠身……”

“谁缠你？”

“你记得学校赖呀的崽李西鼎吗？”

“记得！”

“赖呀死了，学校把西鼎送到开元寺难童教养院，好多坏仔打他！成日满身满脸是伤。”

“你怎么晓得？”

“西鼎时常找我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所以哟！我要赶紧回去！”序子说。

晚饭时候跟伯母多谢。伯母说：“你看，就我和仲献两娘崽，你来就加双筷子加个碗。放假仲献一个人，跟仲献做个伴，没兄没弟的。”

“是了，伯母。我多打扰，劳你辛苦。”

大清早，吃过早餐，序子就动身走了。伯母送到门口，仲献送上了坡，拉拉手，低头回身走了。序子一直看到他不见人影。

棍子挑着包袱，太阳从背后出来，序子见自己好长一条影子走在前头，海水在响，太远了，哟，哟，哟……到高坡上，回过身来，看见海了，跟天上太阳连在一起。

序子干脆坐下来，眯着眼睛。海像人一样，总是总是看不透，

一下一个样。

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对着海就想永远坐在这里吧！不走了！看到老，看到死。这有点像小时候闭气躺在水底永远不想浮上来。

前几天看不到海，给雨闹的，给闪电闹的，给卷风闹的，给紊乱闹的，给喜怒无常的太阳闹的，给迷路的惶惑闹的……

海和山，一个人坐久了，跟上麻药一样，什么都不想了。不睡，不梦，不伤心，不苦，不甜，也不休息；是个活死人，像池塘结冰卡在里头的鱼，春天又活过来，变成一只比以前更新鲜的鱼。人很难有机会碰到被冻死过来的这种新鲜力量。

来的时候其实像条可怜虫。一下风，一下雨，电打雷劈，一下又出太阳；故意硬挺着，昂首阔步，还唱歌；像走夜路怕鬼，有点假。

这盘往回走真的大大方方，闭眼也回得去。

坐在红沙岩上看远远的海，敞心敞肺，像个哲学家。不对不对，哲学家是靠“想”吃饭的。看山看海没法想事。“看”是虚，“想”是实，一醒，就白看山海了。

到现在为止，序子还没亲眼见过一回哲学家。穿西装还是穿道袍？胡子多长？黑的还是白的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学校没有，社会上也没有，又是这么重要……

一边走一边想，慢慢看到树，看到人家，晓得到了马巷。进不进街，不进了。坐到一间茶棚矮长桌子尽头凳边上，表示只是过路借着歇脚不喝茶水的。

那老板看到了，“少年郎！坐过来不要紧，没有人。”

序子多谢，坐近了茶桌当中。

“努朵啰来？岂朵啰？❶”老板和颜悦色。

“我到洪厝看同学，现在回泉州。”

“你是泉州人？”

“我是湖南人。”

老板冲了一碗茶放到序子面前，“免擂嘅！哇欠！❷你是湖南人，老远到我们闽南做什么事情？”

“我读集美的。”

“哦！哦！我懂了，懂了。你是千里访友。你闽南话讲得真好，我还以为你是闽南人。”

“不算好，安溪腔，安溪腔，我在安溪三年多。”

这时又坐下几个过路生熟人，看到老板跟序子说话，也都有兴趣搭上来叫茶。

老板宣开序子是“屌蓝浪”，如此这般……

“你们湖南人，狗肉也吃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们湖南人讲话我一点也听不懂。”

“中国汉、满、回、藏、苗、瑶、黎，听说你们湖南有好多苗族人，听说苗族人长尾巴是不是？”

序子看看这个人獐头鼠目不像个好人，为着底下要赶远路，暂时把火按在肚子里，“都是中国人，不可以随便侮辱自己兄弟民族的！”

“我可以不这么说，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呢？”这人开始嬉皮笑脸想讨打了。

❶ 你往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

❷ 免费的！我请！

“你说呢？”序子走近了他。

“那你告诉我，你是湖南哪族人？”那人兴奋起来。

序子故意提高他的兴趣，“我就是苗族人！”

“哈！没想到这么巧，你就是苗族人，太好了，太好了……我今天运气来了！”

序子问他：“你想怎么样呢？”

“哈！你问我呀！我别的不想，只想你让我摸摸尾巴！”

有老人家呵斥：“你这家伙太没礼数，欺侮过路学生！简直是流氓！学生，不要理他！”

序子笑着问他：“你不会后悔呀？”

那人挺起胸脯，“后悔？说老实话，今天你不让摸，我还不准你走！”

序子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说：“你真这么恶？那就摸吧！”

那人弯腰正伸手过来，序子鹞子翻身一脚踢到腮帮子，还没来得及喊痛，肚子又给了一拳，便仰天倒了。

序子一脚踩定脸上，揉了两揉，定住不动，问他：“你摸到尾巴了吗？说，摸到没有？我要走了，你准不准？”

那人嘴角流血，“下次不敢了！你走，下次不敢了！”躺在地上不好起来。

这时，序子脸上打人的恶相还没有消退。茶棚取了包袱和棍子，对老板和众位说声多谢，赶路走了。

茶棚众人个个看傻，没有出声。

序子一路想，这狗日世界，为了取乐，怎么总变着花样欺侮



尾巴还摸不摸？

序子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说：

『你真这么恶？那就摸吧！』

那人弯腰正伸手过来，序子趁子翻身一脚踢到腮帮子，还没来得及喊痛，肚子又给了一拳，便仰天倒了。

人？又问问自己："我从来不敢欺侮人，是不是？"

加快了脚步，再不然天黑赶不回泉州了。官桥匆匆吃了碗面。幸好一个人走路没有拖累，可以放大步就放大步，走小步就走小步。马巷这回事写不写信告诉仲献？又怕他在集美传出去，那边也有马巷同学。迟早会传出去的，让大家晓得我流氓成性，到处打架，叫人保密是靠不住的；这边打招呼，那边已经讲出去了；还怪你早不交代。王伯要是晓得这件事会不会高兴？会的，她会说我动作快得有点门路。其实最后踩在脸上的那一脚是不必的，又没有仇，让他的鼻子扁了。是的是的，以后那一手不搞了。还有以后吗？走到哪里才有以后呢？一看到这双凉鞋就想到林振成，穿这双凉鞋踩人的鼻子是很厉害的。……林振成现在在哪里了？在成都？在重庆？不在重庆，重庆装不下那么多人，又是国都，又是飞机场，又是美国人；可能在昆明，在受训，在匍匐前进，在穿过铁丝网……我当时跟王寄生、陈耕国、林有声上延安去就好了，是个办法。那边一到就可以上"大学"。初中、高中，毕不毕业不要紧。四叔紫照就是初中毕业这样去的。他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内。也不是阿狗阿猫都可以上"大学"的。有另外的讲究。我年纪小，花钱多，路远不好带。就好像当年的朱干爹不要我一样。我去那边干什么呢？那地方有没有意思我一点都不晓得。王寄生给的那本《大众哲学 ABC》还放在浮桥大包袱里，大众哲学底下又来个 ABC？……为这本书，三个人就这么远远地走了？真神！福尔和吉蒂带匹诺曹上快乐岛抽雪茄去了？

一过前铺很快到了青蒙，看见东、西塔也就到了泉州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